

DESTINATION TRUTH

三体

三体

量·子·幽·灵

银河行星

著

《三体》后超级震撼长篇科幻三部曲

人类是否可以以意识体形态遨游宇宙？



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DESTINATION TRUTH

宇宙
真理

量·子·幽·灵



银河行星

著



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宇宙钟摆. II, 量子幽灵 / 银河行星著. -- 北京 :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, 2018.5
(虫)

ISBN 978-7-5682-5475-5

I. ①宇… II. ①银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64765号

出版发行 /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/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

邮 编 / 100081

电 话 / (010) 68914775 (总编室)

(010) 82562903 (教材售后服务热线)

(010) 68948351 (其他图书服务热线)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itpress.com.cn>

经 销 /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/ 玉田县昊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/ 11.75

字 数 / 230千字

版 次 /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/ 36.80元

责任编辑 / 田家珍

文案编辑 / 田家珍

责任校对 / 周瑞红

责任印制 / 施胜娟

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, 本社负责调换

一切时代的结晶，一切信仰，一切灵感，一切人类天才的光华，都注定要随太阳系的崩溃而毁灭。人类全部成就的神殿将不可避免地会被埋葬在崩溃宇宙的废墟之中。所有这一切，几乎如此之肯定，任何否定它们的哲学都毫无成功的希望。唯有相信这些事实真相，唯有在绝望面前不屈不挠，才能够安全地筑起灵魂的未来寄托。

——罗素

目录

宇宙钟摆之量子幽灵

没人想到，把人类推向末路的，竟然是7万年前寄生于人脑中的意识生命。自人类被宇宙中最高级生命形式的量子意识选作载体的那一刻起，人类的可悲命运就已经注定。伴随所有意识同时从人脑中迁入太阳中心的量子蜂巢，人类转瞬间重归蒙昧并失去了在宇宙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……

001

第一章

量子蜂巢

“我们”是神一样的存在，“我们”迁入量子蜂巢的唯一任务就是吸能进化，然后借助“宇宙钟摆”实现整个意识族群的集体跳转。被“我们”抛弃的人类全部变身鹖羽人，眼看要被觉醒的智能人赶尽杀绝。来自27亿光年的BD人却扮演了“黄雀”的角色，被赶尽杀绝的变成了智能人自己……

063

第二章

黄雀在后

3

第三章

干掉天堂星

133

信子凭借个体意识的能量灭绝了整个BD人类，看似拯救了有恩于“我们”的人类载体，却意外地为“我们”平添了一个难缠的劲敌。2亿BD人全部化身为俄靠意识，争夺“宇宙钟摆”的“意识大战”由此拉开序幕。肖恩违犯“进化法则”被禁闭于无光晶格，却无意间找到了干掉一颗恒星的绝妙主意……

4

第四章

点燃木星

205

肖恩凭借干掉天堂星的功劳晋升为36领尉之一，他借机再次奏请元脑实施点燃木星计划以拯救鶲羽人。人类的幸存者聚集到寒冷的非洲大陆，他们用200万年的时间把起点变成了终点。元脑冒险修改“底层定律”，在太阳能量骤减之际点燃了木星，并把木卫三改造成了适宜人居的小地球。当肖恩带着飞船赶到小小月身边时，幸存的人类不过10来万人……

237

意识播种者

等我们把人类幸存者迁入木卫三后，俄靠意识终于有了一报寄居恒星被毁之仇的机会。Ta们祭出了占领木星、以木卫三上的后人类为介质的撒手锏，要挟“地生意识”撤离太阳，以达到拖慢“地生意识”吸能进化的目的。当“我们”信守承诺，无奈地撤离太阳系时，却遭到了俄靠“元能”的致命打击……

后人类几乎复制了前人类的演进历史，在木卫三这个小地球上，国家之间的征战、人与人之间的争斗照样上演。而在他们的头顶——离他们一千万千米至数十光年间的广阔区域，一场因“宇宙钟摆”即将崩溃而提前上演的“意识大战”正在激烈展开……

最后决战的时刻就要到来，两个意识族群表面遵守规则，暗地里各怀鬼胎，“空间微坑”、“时间阻滞元粒”、“能量暗雷”、“元能打击”等明暗武器各在其手，只等最后时刻纷纷出击。结果可想而知，两个量子蜂巢在“宇宙钟摆”前惊天一碰，钟摆系统顿时崩解，残存的意识被抛向一片冷暗的时空荒漠……

289

后人类文明

329

猎户臂边沿

第一章 量子蜂巢

没人想到，把人类推向末路的，竟然是7万年前寄生于人脑中的意识生命。自人类被宇宙中最高级生命形式的量子意识选作载体的那一刻起，人类的可悲命运就已经注定。伴随所有意识同时从人脑中迁入太阳中心的量子蜂巢，人类转瞬间重归蒙昧并失去了在宇宙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……

1

我在飞。

一直在飞。

在一条通往天际的乳白色隧道中飞。

我很轻。轻得像一缕棉花、一朵白云、一团空气。轻得只剩一个“我”漂浮于若有若无的青烟之上。

这是一种不曾有过的体验，是一种挣开枷锁、摆脱桎梏、逃出囚笼后的欢畅自由。

没有比这更惬意更自在的了！

我越飞越高，越飞越快，地球在下面迅速退去，迅速变小，就像宇宙摄影师镜头中猛然推远的风景。那颗云雾缭绕的蓝色星球，很快就变成一颗眨巴着眼睛的星星了。

隧道通往天际，尽头星芒闪耀，圣洁的辉光充盈着我们的飞升之路。是的，是“我们”，因为在我的周边，还有数不清的“云朵”在飞，我们都朝着同一个目标，你追我赶地飞着。

我能看到他们的存在，但我已经没有眼睛；我能嗅到他们的气息，但我已经没有鼻子；我能听到他们的声音，但我已经没有耳朵；我能走近他们身边，但我已经没有双足；我想伸手拥抱他们，但我已经没有手臂……

是的，我除了还有“我”之外，一切尽失！

我那俊美的躯体，连同我在地球上的所有名号和地位，都已经被我弃置于内华达空天基地，弃置在那片白茫茫的冰原上了。

我看到了信子，信子肯定也看到了我，但我们却并不急于靠近，不知何故，我们似乎都失去了交流的兴趣。我还看到了史蒂芬森、梅内特、迈巴克和威尔斯等许多熟悉的面孔，他们都飞得逍遥自在，无拘无束。还有帕格纳，他是那朵最大的“云朵”，他飞在最前面，我们都跟在他后面飞，像一簇一簇在朔风中欢快飞舞的雪花。

我想找到我的父母和我的爷爷，但他们都不在这些飞升的“云朵”之列。还有莱茵斯特和科里斯他们，他们也不在这些“云朵”之中。他们到底去了哪儿？为什么我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？

我还想小月和小小月出现在这群飞升的“云朵”里，但我明知道自己已经绝无可能，因为他们连同那近百亿无意识的人类都还活着，已经被我们无情地抛弃在那颗无助无望的冰冻星球上。我忍不住朝那颗正在远离的星球频频回望，我看到他们正跪在内华达空天基地的雪地里，趴在我和信子的躯体上号啕大哭。

我很吃惊我的能力，我居然可以在闪念间搜遍成万上亿的“云朵”，还能分辨出每一个熟悉的人。我怎么会突然具备这样的能力？

是得益于神助，还是我原本就具备这样的潜能？

转瞬间，我们已经飞临隧道的尽头。在一片祥和的光流之外，我看到一个巨大的圆形腔域与隧道相连。在这个硕大无朋的腔域内，似有若无的暖色光线充盈其间，让我们顿生一种想融身其中的强烈欲望。在这个空旷腔域的中央，有一个闪耀着亿万小晶点的巨型球体在那里静悬着。那些小晶点明明灭灭，像有无数的针尖在闪烁。整个球体呈半透明状，由成万上亿个正十二面体晶格排列堆砌而成，看上去就像一个用钻石雕刻出来的蜂巢模型，那些闪耀着钻石光芒般的小晶点正是从这些晶格中映射出来的。

我突然产生一种工蜂飞回蜂巢时的感觉，一种奉献的快感油然而生。我看到其中一个晶格向我闪得格外耀眼，那独有的节奏和间歇就像一串意义明确的摩尔斯电码。我显然是受到了某种不容置疑的指引，我情不自禁地飞了进去，就像一只长途迁徙的候鸟，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窝。在一陣电击般的战栗之后，我已经与我的十二面体晶格融为一体。难道这就是我的归宿，我的家？在这个凝聚着温暖气息的“家”中，我们将开启一段怎样的旅程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？还是一个永恒的终结？这就是人类向往的天堂吗？难道所谓的天堂，就是躺在这个温暖的晶格中睡大觉，一直睡到宇宙毁灭？

我看到与我一同飞升的“云朵”都飞进了各自的晶格，原本热闹簇拥的壮观场面瞬间消失，就像万千飞舞的雪花飘进炽热的空气中倏忽不见。我特别注意到帕格纳的“云朵”径直朝球心处的一个大晶格飞去，在数十个大晶格团抱着的中央，有一个最大的晶格星

芒闪耀，把所有窥视的目光都挡在了它的星芒之外。

这时，整个晶格世界一片死寂，仿佛一下子进入热寂宇宙的统治之中。正当我以为我们就要在这阒寂无声的世界中进入永恒的时候，一阵闷雷似的声音碾过整个晶格世界：

欢迎来到量子蜂巢，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全新世界，我们将共同开启一个新的纪元，我们即将经历的一切将超出你们的想象……

量子蜂巢？全新世界？新的纪元？超出想象？难道……我的意识只迷茫了一小会儿就很快清晰，我已经明白我是一种怎样的“存在”。是的，我仍然是一种“存在”，我仍然是那个叫“肖恩”的人，我真的还是“人”吗？如果我还是“人”，我怎么不再拥有人的躯体？如果我不是“人”，那我又是什么东西？是灵魂？还是一种叫作“意识”的玩意儿？难道人类中种种关于意识的猜测都是对的？意识真的可以独立于躯体之外，成为一种无拘无束的客观存在？我还是物质的吗？我还算一个生命体吗？我这是来到了哪里？我们到这里来干吗？量子蜂巢？难道我们已经变成一只只无形无相的量子蜜蜂？我们是到这里来酿蜜来了？酿什么蜜？为谁酿蜜……

一连串的烧脑问题把我的意识烧成迷糊状态，我在迷糊中极速下坠，很快坠入一个幽蓝幽蓝的球状腔体中。腔体四壁若蓝水晶般晶莹剔透，熠熠生辉。我看不见从四壁长出的蓝色光线可以肆意弯曲，相互缠绕，就像一团纷乱交织的蓝色丝线。我很快在这团蓝色光线中融化，最后与之浑然一体——

我在一片茂密的森林中奔跑，我要为守候在山洞中的女人孩子猎获晚餐。终于，一只剑齿虎闯入我的视线。它正好踞在一块长满青苔的巨石上，用一双饥肠辘辘的眼睛望着我。我们互为猎物，谁也不敢出声，都用一种志在必得的冷峻眼神压住对方。我又恐惧又兴奋，小心翼翼地将手中的硬木长矛放平握紧，随时准备对眼前的强敌发起致命一击。昂——，剑齿虎突兀的长啸把四周的树叶震得纷纷掉落。还不等树叶落地，它已经如猎人投出的梭镖一般腾空射出，速度之快，让我根本来不及举枪迎击……

我乃姬牧，我是你们的主人，都给我洗耳恭听，你们皆为我的奴隶，天生低贱之命，每日于井田上耕作方为本职，尔等看看这个黄丑吧，看看逃跑的下场。来人，把黄丑投入烹鼎之中，把他熬成一锅肉羹！可是，台下的奴隶蜂拥而上，一下子把我高举起来，向那个翻滚着开水的烹鼎投去。没想到最后被熬成一锅肉羹的，是我自己！

我走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，挥动手中的牧鞭，轻轻驱赶着雪白的羊群。苍穹湛蓝高远，白云朵朵，暖风轻拂，野花烂漫。我要把羊群赶过低缓的小丘，去和我心爱的姑娘幽会。可当我翻过那个小丘的时候，我看到我心爱的姑娘正被一群饿狼分食！而在半个时辰之后，我也成了那群饿狼分食的对象……

我叫戈登·罗尔斯，我在这个北欧小镇已经隐居了三十年，没想到该来的还是来了。我看到一个人从西边的山头冒出来，左手提着一把曼利舍·卡尔卡诺 M91/38 栓动步枪，那正是我当年射杀肯尼迪总统的那一把。落山的夕阳正好在他的背后，把他勾勒成一幅暗黑冷酷的剪影。今天是 1993 年 11 月 22 日，离肯尼迪总统被我射出的子弹掀开头盖骨正好是三十年。三十年前的今天，我躲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迪利广场边的草坡，向肯尼迪总统开了致命的一枪，但所有的功劳都被算在了那个叫奥斯瓦尔德的身上。在这三十年中，已经有上百位知情者被杀，我也许就是最后一位了吧？我的身后是一座古朴的小木屋，我正躺在一把木椅上晒太阳。我看到那把步枪已经平举在杀手的手里，只见枪口火星一闪，一颗子弹径直朝我的天灵盖飞来……

记忆的片段不断呈现，我像一个自由的舞者，在这些片段之间肆意跳跃。这些片段的跨度很大，从黄种人繁衍的亚洲，到白种人统治的欧美世界；从亘古洪荒的原始部落时代，一直延续至刚刚发生的人类末日。我想把这些片段全部串联起来，以便有一幅完整的进化图景，但我突然清醒，发现自己仍然安睡于温暖的晶格中。

这时，一个空蒙的声音对我说：“你已经把此生的记忆卸载到量子蜂巢中，就像蜜蜂把采到的花粉带回蜂巢里。你已经不再是人，你是一个独立的意识体。”

我不禁非常好奇：卸载记忆？量子蜂巢中是不是装载着我每次

从人间带回的记忆？

是的，一共 1099 次。你所有的记忆都装在这里，正在经历着类似花粉发酵酿蜜的过程。

“我可以下载或进入我的全部记忆吗？”

“当然，只要你愿意，你可以把所有的记忆都装入你的‘我’中。但你还不具备把它完整串联起来的能力。”

“我要多久才能具备那样的能力？”

“也许很快，也许很慢，一切都在于你自己。”

“好吧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你能告诉我意识是由什么构成的吗？TA 还是物质的吗？”

“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”

“到什么时候呢？”

“到时候。”

我这才确定我不是在做梦，我真的到了意识世界，这个世界正在一点一点向我展开它的本来面目。

我躺在温暖的晶格里，能真切感受到晶格的呼吸与胀缩，那

感觉就像女人兴奋时剧烈起伏的胸脯。不过晶格胀缩的起伏实在太大——胀到极致时，仿佛整个宇宙都被包容其中，所有能量都在往里汇聚；缩到极限时，仿佛又变成了一个卡丘空间，我成了这个微空间中的一根微小至极的超弦。

我真的就成了一根超弦，量子蜂巢中的所有意识都成了超弦，这些超弦在不停地伸缩，时而呈现开弦状态变成“1”，时而呈现闭弦状态变成“0”，成万上亿的“1”和“0”不停地交替变换、排列组合，就像一台超级计算机在飞速运算！

是的，这就是一台超超级二进制计算机，它的运算速度快得无法用具体的数据来衡量。更让我难以理喻的是，整个量子蜂巢竟然可以同时呈现不同的状态，我感觉到的胀缩其实是源于残留的人类思维所造成的错觉，也就是说，根本不存在胀缩，而是同时存在的多种不同状态的叠加。当我感觉它大时它就是整个宇宙，当我感觉它小时它就成了一个卡丘空间。它还有第三种状态，这种状态就是由无数晶格组成的有形的量子蜂巢状态，这是一种三维的存在，是为了便于还残留着人类视觉的我们能够理解和接受。

我此刻就处于这样的存在中，我看到每一个晶格中的“云朵”都变成了一个裸体的婴儿，这些婴儿呈半透明状，看得见心脏的搏动和血液在血管中流动，他们的手脚都在不停地舞动和蹬踢，就像患上了严重的好动症一般。让我惊异的是，他们的脸却是大人的成熟面孔，通过这些面孔，我可以辨认出每一个亲人和熟人。

我向蜂巢的中心望去，我看到了爷爷、父亲、母亲和帕格纳等

几个熟悉的人，他们都住在团抱着蜂巢中心的三十六个大晶格里，他们仍然是婴儿的身体成人的脸，他们的脸还是离开我时的模样，他们都用一种淡然的眼神看着我，但淡然之中仍然透露出一丝慈祥和爱怜。我突然很感动，想张口呼唤他们。

“你还办不到，我的孩子。欢迎你的到来，我们又团聚了，你会慢慢习惯这里的。”一个空灵的女声像一阵暖风拂过我的面庞，这是母亲蒲玉的声音。

“你正在吸取能量，等你达到001级，你就可以与我们交流了，耐心地等待吧。”一个浑厚的声音像一曲圆号，这是父亲肖扬的声音。

爷爷的声音像一阵低沉的鼓声在空谷中回荡：“孩子，你很快就会喜欢这里的。你试试看，是不是可以离开你的晶格了？你可以到附近去玩玩儿，看看这个不一样的世界，这才是世界的本来模样。不过，你得处处留神，还有很多禁忌等着你去触碰……”

爷爷还是那样唠叨，还把我当成他的孙子，人类残留的天性还没有完全磨灭。

不等爷爷说完，我已经化着“云朵”的状态飞出我的晶格，飞出量子蜂巢，在周围空旷无垠的空间中飞舞起来。

这是一个很难用语言描绘的世界，所有光线都染上了七彩斑斓的颜色，所有空间都灌满了绚烂无比的色彩，这些色彩不停地翻卷变幻，幻化出无穷无尽的绝美画卷。这是任何人类大脑都无法想象的景象，也是任何人类画师都无法描绘的画面。

我感到吃惊，也感到震撼，我想不顾一切地大叫大喊。但我